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一

序

送太守喻君脩已任晉寧序

成化癸卯余同舉於鄉者舉進士外凡若干人皆以序受職而爲州守者纔三人嘉定劉介之於夷陵江津鍾畏之於金州及今晉寧則喻君脩已也士自大學一舉而至大夫之列荷專城之寄不可謂不重且榮矣脩已行諸同年居京師暨縉紳大夫咸謂余當有言以叙行李乃告之曰古之君子其窮居畎畝也飭躬勵行博物洽聞用則以其所得於已者行之以



澤於民以利於世非有所利而爲之也故大用之則大利小用之則小利即不得用亦以行誼著聞今之士皆有所利而爲之耳平居侃侃論天下之事若頡頑於古之豪傑視世之繩趨尺步者瞠乎其後及旣用則利趨欲征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而畧不恤物議之及名教之隳而况肯造福於民効忠於國者乎余所目擊者多矣蓋其律已也無清約之風其勵志也無遠大之望而其所以處心積慮大要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耳於乎使皆若人則上下亦何所賴而士之與齊民亦何所輕重耶脩已明達

謹恪俊爽負幹局平常言語呐呐然如不出口而其處事條理精密不逐時爲好惡其志向尚友古人而不屑乎今之所爲也甚矣晉寧之往蓋信乎豈第君子民之父母者余同年比仕中外皆以清慎忠勤著聲績而余獨綿薄不能少有所裨益於時恒自愧焉而恨不可得郡邑以自效於脩已之行切有所企慕也滇南距京師萬里而晉寧當滇南要衝脩已行其聲實之流於天朝也豈以遠而弗至乎

送晏調元雲南布政司經歷序

晏君調元世家重慶其先大父叅政雲南父典教崇陽吾重慶號大郡而晏蓋郡中之著姓者自調元大父而下其諸父有曰邦義者以鄉進士官漢中同知曰邦制者以進士官兩浙運使其餘典教郡邑庠叅郡幕貳大邑以及育德庠序者凡若干人一時衣冠文物鄉族罕比嗚呼亦盛矣哉始調元在鄉校性穎敏善讀書凡士大夫之賢而有德者樂折節事之而人亦願與定交今年夏謁選銓曹占上第乃得叅謀大藩夫人起家紆朱拖紫非不聳觀一時然少有及於身後而不泯沒者以叔教爲楚相而其子猶至於

負薪况其下者乎今晏氏子孫之盛如此豈天之委和果萃於德門耶或曰天道好還故人之功德行能著於時則子孫必有昌大於後者昔漢元侯鄧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戮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後果累世寵貴一時簪纓食祿者不可勝數史稱東京莫與爲比若晏氏者上世隱德弗輝自叅政公歷守三郡貳大藩皆有惠政今幾三十年所在人猶想慕其風采則其後世之多賢無或怪也雖然先世所以開其源者盛矣爲若後者尤在於疏而導之晏氏之賢吾未盡知所最信者如同知公倅澂江誠心愛民

律已無毫髮玷故雖遠夷猶知有晏通判及引年無異未仕時則其所以䟽導之者亦至矣調元之往如又遠考烈祖遺風近守諸父家法使滇南人沾沐休澤必有稱願之曰是昔某之子若孫幸無爲有力者所奪也庶幾先世益永終譽否則人將指而議之曰晏氏遺澤其後皆爲能官惟自某而不振嗚呼可畏也哉調元濱行鄉進士曾維臣繪圖贈別而士大夫皆賦詩於上以春忝執史筆故退爲之序

送太平守徐君時中考績還任序

循吏之傳昉於司馬氏厥後作史者皆祖之余嘗考

其說循吏者奉法循理而不恃威嚴也則士之有一命於其君者皆能爲之然自兩漢以來代不過十數人古之人以庶民安其田里歸良二千石又以刺史爲治人之本故凡著治理效者輒增秩賜金或璽書勸勵公卿缺則以次用之其重如此宜其循吏史不絕書也而乃積數十人間見於上下千百年之內及究其治狀不過曰謹身帥先不嚴而民化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已世之仕者大都有三有役於才者其視居一郡縣不足以展所負則務舞智興事以取赫赫之聲若平易近民不屑爲也有溺於名者則非

情於所事矣乃迫於進取故惟善事上官以無失名  
譽其於抑末敦本求瘼卹隱不力任也又有局於才  
者則其心固急於仁愛矣然馭於繩墨不能興革利  
害古今人不甚相遠則循吏之間見者固其所哉太  
平守徐君時中舉成化壬辰進士初令內鄉治以廉  
平惠愛聞三年擢御史著風裁清戎畿內發奸摘伏  
人畏而德之弘治戊申太平守缺員君乃以才望往  
踐其任至則本其愷弟之心持以清儉之節輕徭薄  
賦裁省浮費務思息肩於民不恃刑罰爲治故郡自  
有君民安其業士安其教姦不能容桀健者無所恃

以推於閭里蓋古所謂循吏者也於乎世方重內輕  
外故有志於古循吏者亦或不能不變於俗雖以古  
之社稷臣猶薄淮陽况其他乎如君所存所施蓋有  
所守者也其名位事業殆不可禦今年考績來旣書  
上考將還余友濮宗虞諉以言贈故不辭而論其大  
者如此君持是不變固太平之福亦吾黨所籍以增  
重也

送歐時和督運還任序

眉山歐氏有曰時毅者成化辛丑舉進士爲吏部尚  
書員外郎時余少且賤以在鄉黨後亦與聞家世之

盛矣丁未余與其弟時振舉進士乃得定交焉時振精敏博洽尤諳歷經世事顧余孤陋幸不鄙棄得資益多竊嘆時振有用之器異時必樹勲業以增光同年者未逾時其兄時和復自檢校蘇州至又得與定交則信所謂元方季方者果難爲兄弟也於乎賢哲之出於天地間皆鍾其氣之精純不雜者故一郡一邑群億萬家通籍食祿於一時者多極十數人或四五人猶以爲盛歐氏一家乃得三人焉而又非尋常竊祿者伍天地精純之氣固有不鍾於一郡邑而萃於一門者耶吾蜀在昔多兄弟之賢其最者在宋閔

中陳氏曰堯叟堯佐堯咨皆以功名振耀於天聖咸平之間至景祐眉山蘇氏曰子瞻子由者復以文章事業重當時而垂後世歷元及今賢哲之出如陳如蘇者雖不少然皆散出於他郡邑或數十年後若兄弟之聯肩接踵顯於時者則寡矣余嘗究其所以豐嗇而不可得或者乃曰至和之氣運於兩間物得之而爲鳳凰芝草爲連理木爲同穎禾毓秀揚芳異於常物人得其氣之尤精者則賢哲之出於一門殆無或怪也顧氣之精英不可常得一有焉人稱之史書之其所以間見特出誠有不偶然者然則歐氏兄弟

之賢豈易得哉時和在蘇州以勤恪見器於達官長者蘇爲江南大郡歲輸邑所賦充

上供及百官廩祿非賢而有才者領之鮮不負於官而損於下故時和常以賢見勞今竣事還凡在時振同年及同鄉者皆喜而賦詩贈之屬余序諸首簡於乎時振方以清才主事夏官職方綽有餘裕今時和又以能舉職爲上下所信任則吾蜀兄弟之賢豐於前而畜於後者豈有待於今耶審如是則人之所以望於時和者不淺而時和之所以副人望者當有在矣余不佞因書而俟之

送胡克寬任南京太學序

安莊胡君克寬成化丙午舉於鄉明年丁未登乙榜授司訓吾蜀之巴縣學克寬明爽謹飭恒以作養人材爲重故自莅任士之勤者勸之情者起之欲進而不能者躬訓督之余居京師每接吾鄉縫掖之士問其仕于郡邑之賢者則必以克寬首稱或郡邑大夫至問其屬吏之賢則亦曰克寬竊嘗愛而慕之比歸觀家居則見其接人之恭律已之慎誨人之勤皆有儒者家法焉余於是信乎得諸人者不誣而克寬之所自致亦非汲汲於名者矣弘治丁巳秩滿考最晉

南京國子監助教瀕行吾鄉之大夫士相率謁余言  
送之我 國家建學育才兩監並設於南北黌宮分  
布於郡邑所以求賢圖治之典密矣而師儒之位又  
恒遴選儒術之老成者 不輕取備員也或厭其遲  
晦則又酌叙遷之例以激厲之則任之固非輕而用  
之亦不狹矣且郡邑之學萃士之秀於郡邑者耳大  
學則天下之士所萃也士以儒術致身被  
天子之命群秀於郡邑之人而爲之模範要非俗吏  
可伍又進而群秀於天下之人于以爲之模範焉則  
其重宜如何而克寬之所遭值豈偶然哉夫量其材

而畀之任者在人因所任而竭其力者在我然則克  
寬之在人者已不負而益盡其在我其名位之來當  
迫逐而不舍矣克寬名裕其父莊泉道人用薦不仕  
今願老於家而克寬之所養盖有所本云

送朱世亨澧州學正序

聖天子繼統深惟得賢圖治化本師儒乃

詔銓曹以今年春會試中乙榜者任之吾鄉朱君世  
亨遂得司教於楚之澧州濱行語余曰今世儒官人  
皆卑而易之不屑爲昌也何敢但大懼不能作養人  
材以副 聖明簡任之意耳先生得不靳一言以教



之乎余辭不獲則曰士方窮居朝經暮史務綴文以  
取科第所以求祿仕也其於居官臨民之事固未嘗  
試之一旦委用若有不易爲者世亨之職教耳亦有  
未試者乎諸生所讀即向之朝暮所究心焉者也所  
言即向之探索有得而書之者也然則以其業於已  
者教於人固非若未試而措諸用者其有弗稱乎抑  
吾聞范文正公家居集慶晏丞相爲留守請掌教事  
公宿學中訓督學者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四方從學  
者輻輳厥後擅文學之聲於時者多其所教也嗚呼  
文正時已舉進士爲大理丞膺留守之請猶能恭謹

著勞效不敢有卑易不屑爲之心如此宜其道德重  
當時出將入相爲一代名臣也今世亨初釋褐受  
天子之命以司教於一方不戚戚懷時俗之見其所  
養正矣又以身教如文正不稱非所懼也雖然昔之  
儒者論文正所學必忠孝爲本所志必先憂後樂所  
爲必竭其力不以富貴貧賤休戚少動其心世亨往  
矣尚亦論其世哉無其心而逐其跡爲其事而不獲  
其功吾未之聞也

送太守朱君任袁州序

文章政事果出於二乎古之人養于中者深厚叵測

發于外者閑肆不可涯故舟楫霖雨所以行有商三  
百年之統者偉矣而實載諸說命之三篇雖周公制  
禮作樂際天蟠地而其無逸立政諸篇所以化成天  
下之具者蓋已蘊于中則文章政事豈出於二哉自  
後世教衰禮義不明乃或有支離决裂岐而二之者  
故談文章者率工記誦綴緝而詆吏事爲俗論政事  
者率崇督辦催科而諷儒術爲迂至宋歐陽子亦曰  
文章足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若有所激而云者雖  
然亦豈以兼之者爲非邪儒者之論有曰窮經將以  
致用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其不盡然者則以局於

志限於才固有所不能耳以其不能兼也於是乎功  
業之樹立遂流一偏而人才之成就隨之乃以爲儒  
者大言無當不適於用於乎儒者之學果如是也耶  
吾長壽素卿朱君宿負竒氣英敏特達初會試登乙  
榜司訓麻城非其志也乃窮經考史擁臯比達旦不  
寐與諸弟子講解勤勤懇懇不色倦而其所造詣日  
深秩滿就試遂上第則豈獨文章之廢而已乎已而  
官大理職在叅駁多所平反奏當之成出其手者人  
稱不冤邇 詔脩會典採錄奏行條例于諸司君任  
其事又法比大繁罔折于中 上命執法諸大臣序

次其可著式者成編君借二三屬吏寔專任焉則豈但政事之美而已乎然則若君者其所成就有流于一偏否也比者用大臣薦擢守袁州鄉之縉紳大夫既賀其登進不次又諉余言贈之夫以君今日之所養蓋不待其視篆下車當逆知其聲聞翹然大江之西矣而余所竊彈冠以慶者則袁州在西江號難治故在昔受任而往者恒慎擇焉而多以治績垂休聲若其兼文章政事之譽者則如韓昌黎祖擇之張敬夫汪聖錫葉鎮之輩至今猶爲烈焉而其所以振吾儒之效于前者不小也君茲往論其志必不肯局於

所當爲而不爲論其才必不患限於所得爲而不能爲袁之人固有幸會于其間矣而吾儒者之效又得暴白于天下使世之人不槩謂文章政事之不能兼而有也不亦善乎余知君之深者也敢預以告而俟之

古渝十思詩序

重慶太守董侯汝淳蒞任未一年以憂去去之日民之思而泣送者雖耄倪亦屬於途至婦人女子不可出則亦咨嗟怨訴於室於乎是何其得於人心者如此也蓋侯忠信明斷學有本源故其爲政力務敦本

東川集卷之二  
崇實厚俗化民之事而其孜孜爲民之心則利在所  
必興害在所必除畧不以毀譽得喪少移而其身之  
所率則又有以信於人初非矯飾於外以爲之其感  
民固宜侯旣去士大夫之能言者乃酌民之情播之  
聲詩詩凡若干首則又比其類而析之爲十思曰思  
正大思平易思清白思儉用思養老思興學思省刑  
思薄賦思息訟思禁奸集成帙余得而閱之夫民心  
至難得也故仇讎赤子之念恒在於斯湏反覆之間  
有不可以習俗論者嘗觀漢九真交趾蠻寇亂廷議  
擇祝良張喬者爲守開示慰誘蠻皆降散致爲良築

起府寺是蠻夷亦無不可得其心者矣嚴正誨爲貝  
州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  
出擊之是雖中夏之民失其心亦無不致變者矣然  
則推民之心以考侯之所施爲固宜有大得於民者  
而詎止所謂十思哉十思特其目耳世之巧宦者好  
立竒釣異動與人殊故竭民之財盡民之力勤日夜  
以馳騫於赫奕輝耀之事視敦本崇實厚俗阜民若  
不屑爲者而民之思愛念慕則在此而不在彼焉所  
謂民至愚而神其信然乎余因爲之序於乎安得如  
侯者數輩布諸天下之隄邑俾當宁軫民之懷爲

之一釋然也

送僉憲郭君明遠任山西序

國家用人或以名舉或以才揚或以資進非一途也而於執法之臣則又有出於三者之外焉蓋法者所以維持人心之具也過則刻不及則縱苟非持心近厚而見事析理英明果斷其於議擬操縱之間鮮有不失其當者一失其當則法爲之壞而召災致怨如東海孝婦固不難測所以用人者可少忽哉肆今典則凡官於內外法司者其陞遷叙用恒皆出入於中非其人不用所以重其選也重其選所以重其

法也吾友富順郭君明遠爲南臺御史凡幾年會起復擢山西按察司僉事蓋明遠在南臺聲實茂著初巡察南京倉儲禁捕沿江諸路寇盜皆剔姦剷蠹所至凜然人藉以按堵尋奉 璽書清戎秦隴盡心所事課功論績爲最而其冰玉之操則瑩然無瑕類是豈徒以其才名資歷之所宜而已乎大臣之所以論薦 天子之所以任使不輕而重也較然矣鄉之諸縉紳喜其鴻漸之進而諉余贈之而余所欲告者則顧明遠之所飭聞者矣夫古之制刑所以弼教而失禮則入刑非但欲割剝箠擊而已也自夫議事制辟

之論興而張湯趙禹之徒用於是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非先王制刑之本意矣而今之用法者又率畧於上而密於下嚴於無知之民而縱於黷貨之吏明遠試思之哉夫以無知而犯法在古人猶矜疑之欲必赦况不能明示法令使知所避忌又從而執之乎山西古堯舜所都民貧地瘠著於唐風其所由來久矣民偽之滋雖勢所必至而用法者尤所當察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明遠行矣試誦而贈之

賀萬母朱孺人七十序

壽者五福之一也古之人愛其人則恒以之祝願致跋慕欣望之意故臣之於君若天保之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子之於親若豳風之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非但臣於君爲然也雖君於臣亦有之蓼蕭之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是已非但子於親爲然也祖考於子孫亦有之信南山之詩曰曾孫壽考受天之祜是已是皆出於至誠懇惻之念非有所假於外而然者至愛其人而上及於其親以壽之則亦情之所至而禮之所不廢者乎陽信中翰萬君璫之母朱今年甲子屈指七十矣迺十又一月望前一日寔衣褐之辰太僕丞金君達卿獲交於中翰思所以

壽之而屬余以言達卿之致愛於中翰者豈但聲音笑貌而已哉惟壽之得在天者也德之脩在人者也在天者雖未可以意逆而在人者有可以力致故世之人未有不盡其在人而得其在天者也余聞達卿之言有曰母自正統間從中翰之父僑寓京師凡壺以內之事皆力任之其勤無廢時其儉無廢物而慈惠柔懿內外稱之有子二人則相教於內各因其材性故家日昌大業日饒裕若數世土著焉者而中翰之事母益得以竭滄漣之養適寒暑之宜以無戾其天和則母之壽其亦有所自耶然則非是母不能有

是子非是子不能有是母母之壽自今其益無涯哉古人論壽以八十歲爲中百歲爲上如母之賢其壽固未易以歲計也余不佞尚執筆以頌上壽之賀

叅議費公輓詩序

自紉謳虞殯昉於古而後世王公大人幽人逸士以及孝子貞婦其生也有德善功烈勲勞行誼被於人則其沒也人莫不哀之哀之而不得泄其情則爲之詩歌詞誄以寄其痛悼不忍之意此諸縉紳於少叅復庵費公所以有輓詩之作也公從子贊善君集成帙畀余序之余閱之既則凡所以哀之者至矣而其

事則詩家大旨固有所不得盡試以其大者二序諸紀事之餘余嘗道出呂梁百步二洪其巨石齒列波流洶涌舟行舟子稍失手則不可採而兩岸崎嶇挽牽者無所用其力行者至此輒危甚或過無事成相慶有若歐陽子至喜之說者越數年見之則其水瀰漫有所歸亂石湍流之勢盡平而牽道如砥雖中夜亦不縱舟上下乃詰之人曰此費都水築隄之功也蓋自此功成舟無覆敗而人獲安流都水之功其可忘耶此一事成化丙午都勻苗民困於武官之脔削肆爲剽掠以快其出爾之圖一時守臣章三四上請

征之 廷議難踰度宜遣負才識者相處圖方畧僉謂莫如公乃偕御史鄧宗周者行公至察之則知苗民非負固也但撫諭之而定識者曰公之檄賢於數萬師矣越癸丑幸事者申前請遂出師乃不遺一鏃直襲巢穴俘其旄倪若干人歸而行旅主客之殲於售首級者亦無數其師無紀律如此至於軍儲之屑越靡費者不可勝計而一時以功冒賞者亦如之至是識者乃嘆曰使費公在執前議何以至此其死者曰吾往年已分罹兵刃是費公活我數年也此二事於乎是二事者其功能才識當何如而乃位止叅藩



東川集卷之一  
壽不及中上豈所謂天定勝人耶是可哀已雖然世之以官爲家而不知止者多客死無子孫在側或有之而不肖則暴露旅次哀動行路公晉秩貴陽即因奉表京師銳然乞歸旣歸優游桑梓者一年而後易簀子孫滿前蓋可謂生榮死哀者矣則天亦何嘗不相之是不可謂人定勝天乎余與贊善君同舉進士嘗得親公風範知公深而二事則得於目擊耳聞故叙之如此若其德行之積於身而刑於家以施於官守則尚有名公志銘所述可考於此可以畧矣公諱某字某別號復庵云

送太守晁君汝吉之慶陽序

先儒羅仲素有言凡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又曰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於乎是豈特立朝當然哉凡一命之士苟以是爲心固無施而不可也吾友宜賓晁君汝吉舉進士爲刑部主事晉員外郎幾十年博學有文而尤以才識英悟稱故事部置本科擇屬之行能穎異者二三人於中覆閱各司所上奏案汝吉與焉往歲 聖天子軫念民艱欲得人以司化理 詔公卿各舉所屬君亦首列蓋

其聲實之流信于人而結知于上者素矣廼慶陽守  
闕銓曹䟽君名補之而鄉之縉紳屬余言爲贈慶陽  
於春秋爲義渠戎國居關陝西北薄近邊塞世號難  
治所謂難治者非以其徼訟惡俗及大家豪右之吞  
噬難制也地廣而人不聚稅額羨而取之常不足耳  
汝吉往矣 聖天子所以簡命明公卿所以推擇豈  
泛泛然無所槩于其間哉而余所以致私幸于慶陽  
者則仲素之論其將有合矣夫慶陽古北豳地史稱  
其俗好稼穡務本業有公劉之遺風焉則安土重遷  
固其性也而今乃輕于轉徙視鄉國如僑寓然以其

轉徙之易也則人有遺力地有遺利而賦稅之不克  
勢所必至於是乎上之督責益急下之逋負益甚而  
難治之名歸之矣若汝吉者其愛 君愛國畧見於  
法比之詳讞固已騰播不可遏則推以治民殆猶沛  
霖雨于旱暵之時酌七劑於沉痾之際余固爲慶陽  
之民致私喜焉者也抑余聞劉士安論理財曰戶口  
多則賦稅廣故理財必以養民爲要胡致堂深有取  
于其說以爲爲守爲令當力行者然則汝吉行爰用  
是致愛助之意若夫逐時好以要譽飾文具以取容  
則非汝吉之賢所願聞也亦安敢喋喋于驪駒之餘

我

送叅藩李君惟中任陝西序

比陝西邊陲弗靖巡撫臣以藩司總督糧餉者非其人乃疏請罷去而求簡廷臣才識之穎出者代之上報可於是吾成都李君惟中以刑部郎中陟叅議往踐其任蓋簡命也君之先以戎籍入蜀累軍功至成都中衛副千戶君當嗣志不屑乃治舉子業其攻苦食淡不異寒士遂領成化丁酉鄉薦辛丑登甲榜不可謂有志者事竟成乎繼以例出宰涇邑寬而不縱嚴而不虐聲稱大振撫巡諸公文章薦其治狀

者歲不虛越三年超拜刑部主事其在刑部則議法處辟悉合人心嘗奉璽書審錄畿輔諸郡邑重囚得平反者多蓋其老成練達出於公卿之推重以受知於上久矣則茲往固惟君爲宜也君濱行同鄉之縉紳屬余贈言惟陝西古秦隴之地西迫犬戎夷虜之性出沒不常故國家於三邊恒宿重兵守之而糧餉之給則關中者不足復仰給中州轉輸又不足則時出內帑若干爲助蓋藩屏之繫固中國所恃以安危也顧其地非舟楫可通歲豐則粟米狼籍雖遺秉不爲寡婦之利一少侵老弱即嗷嗷待哺壯者

東川集卷之一  
視去其鄉若傳舍則地雖存而人力不盡宜其賦歛之難矣加以邇年征輸百出民雖有安土之心亦不勝有司之苛歛則糧餉之難於羨溢固非但有司之罪也然則惟中往矣而於此得無亦槩於中否乎古之人固有謂催科中撫字者如君之持心飭行誠以治涇之惠愛施於閭閻之民而以刑曹之平恕繩夫姦慝之輩則庶幾民艱土著之懷而益得盡力於農畝吏有懷刑之念而不肆腴削之志於疲民如是而賦稅不克糧餉不足未之有也嗚呼舉賢而代不賢則豈但民之所望不輕而已哉惟中往矣英聲茂實

吾輩固日側耳於燕臺之上也

送太守伍朝信考績還任詩序

往歲伍君朝信以翰林庶吉士爲名執法擢守寧波命初下談者曰寧波浙東劇郡也其政務之紛運訟牒之猥集不患乎朝信艱於應處惟勢家要族之難得其心耳蓋朝信奉法自守之士也奉法則私不能容自守則欲不能奪是皆弗利於彼者稍弗至則青蠅貝錦豈難於鑠金銷骨乎余曰此非所以爲朝信慮也蓋寧波詩書之鄉達官碩儒自古有之不獨今爲然故仕於其地者往往致聲光不泯如吏之所稱

有曰一字判者非其奉法不遺乎有曰清直終始不變者非其篤於自守乎顧士之自處如何耳果確於自信而利及人人未有終能闕之者蓋勢家要族之人固不易得其心也而其所恃以輕重者則固世之名賢哲士夫豈不思所以澤其鄉人哉抑豈不思所以自爲哉已而朝信別去不數月余嘗屬耳焉則嘉績善譽日異而歲不同而觀風者剡疏亦以時至余因以自信君子之有志於世者無往不可行正不當泥時俗之論而先自毀以從於邪道也歲之辛酉朝信考績至余竊喜其政之成而同年舊偕在翰林者

無日不聚處論舊故未幾當復任乃各倡爲詩詞送之而屬余爲序既受以從事復書所私念者以識余之惓惓又嘗見世之詆笑不諧世務者必指曰翰林翰林未有以應也如朝信者不自翰林耶古之人固謂頗牧在禁中今西陲羽檄不絕九重宵旰靡寧嘗詔用人者不拘資歷惟酌其才望所宜而任之如朝信之英識通才其在藥籠中久矣柄用之召將有期乎朝信往哉尚益慎所履九仞之山虧於一簣而太山之雷可以穿石大用遠到吾儕固恃君以解嘲者也

送進士陳君五噐尹南樂序

談者曰天下之民力竭矣而畿甸爲尤甚古者王畿之地有九職以任民有九賦以取財有九式以節用蓋所以休養生息之者甚至所謂王畿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後世此制廢壞及於今則征科色目日益月滋加以仕于其間者類貪進耻退要結名譽視奉法循理孜孜愛民者若不利於時而民所由重困矣烏乎識道之真者不眩於東西審音之正者不惑于雅鄭然則必有豪杰之士布諸郡邑而後吾民有所息肩乎進士莆田陳君五噐

端厚謹恪其尊甫闇齋先生隱居教授君與伯兄五瑞從兄子居親承指授自相師友故五瑞舉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給事中子居舉丁未進士官戶部主事至君乙酉舉於鄉掌獻庠教而其志不少懈也乃今春遂登第不可謂篤志之士乎此受命尹大名之南樂南樂畿邑也同鄉士夫請余言濱行贈之夫古之仕者爲人非徒榮其爵食其祿而已也故凡莅於我者處之必盡其道爲之必竭其力而後享其榮安其食焉今之仕者則大都爲已矣操其爲已之心以行其爲人之政猶有惠利於民可也而

况又昧於爲人者乎此所以談者之議可爲捧腹而  
欲望於豪傑之力救也君出儒家之胄淹貫於詩書  
其取科第若種而穫炊而熟則其爲人之政當有大  
異于人者而又出於豪杰之科則所謂豪杰之士者  
豈特君所自負哉人固望之矣然則南樂之民沾濡  
豈第之化厭飫循良之澤以大慰談者之望不在此  
行乎余於子居爲同年而南樂與濬爲同郡今之尹  
濬者吾弟衡仲也故所以告夫五噐者如此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一

終